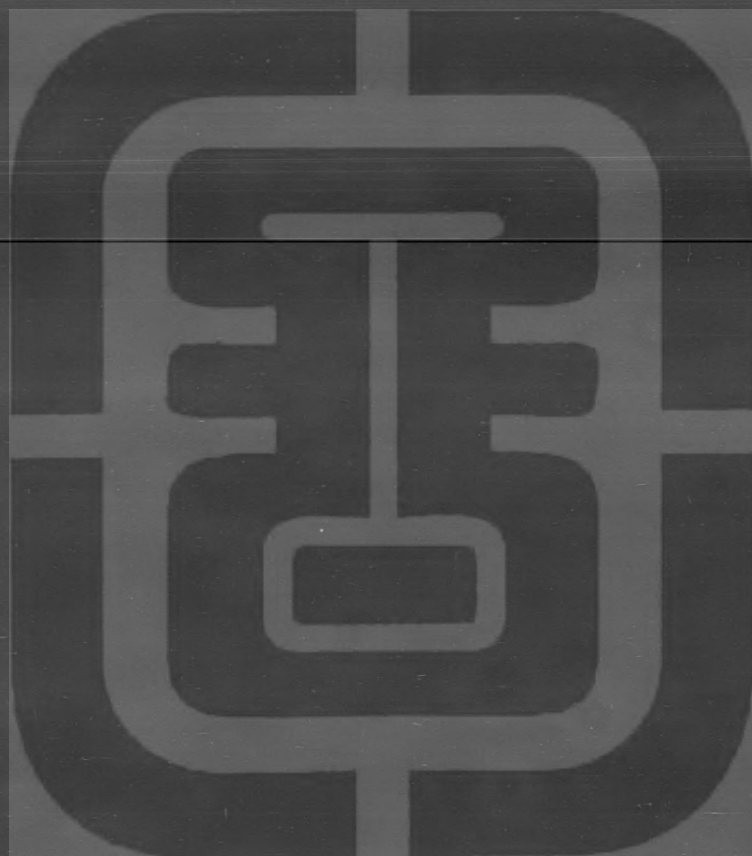


宋版東萊呂太史文集



第三冊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六

記

台州修城記

臨海郡南東西三方岸江湖秋水時至北限大小蹙
不得騁怒齧堤足生聚廩廩恃城以為命距海餘百
里通亡剽俠之所曹惡歲輒睚眦洲溆睥睨郭郭徼
警者不敢弛拚故閉修之政在是郡為首務蓋所以
遠蓄害銷姦萌非徒區畫封表備侯邦之制也慶曆
之水幾不為郡元章簡公絳來守而城復立宣和中
盜發仙居闖虛深入肉薄欲登時則有戶掾滕君膺



帥厲吏士圍以方略寇不爲患父老紀焉乾道九年
里旅不戒於火延及郡城堵墮甃地徑踰無禁害氣
來格民譌不寧間一歲太史趙侯汝愚自信徙鎮暇
日循行廡落屬丞掾而告之曰置守所以衛民顧屏
蔽廢撤若是其何以待不虞土功於古雖有常律傳
春秋者復出啓塞從時之例豈非城闔之啓塞實有
邦之大紀隨時築治有不得而已者耶况壯城之卒
月粟歲帛凡以爲此益其 而寬其程宜無不可於
是軍事判官蔡延壽受役要司輦輦金穀之稽兵馬
都監胡勝督裁巡功察其劬與不勉者命羣有司各
保其所奠地守傳衆力埤增卑薄塗塞空郤環城諸
門作新者四曰鎮寧曰興善曰豐泰曰括蒼脩舊者
五曰崇和曰靖越曰朝天曰順政曰延慶起淳熙二
年六月癸酉訖閏九月某日衆日積工凡九千九百
有八大抵取具於壯城之籍間民願即工者厚疇之
不欲勿彊會其數視役兵財十之一鍛斲鏝鑿黝堊
之工畀僦直如其素醪醴之饋勞來之問相及於道
其材瓦石甃之用積若干萬若干千若干百錢以貫
計米以石計者合若干千若干百有奇維侯憂民急
病之意既達於下而精知周慮又足以綜理之故公

無羨費人無留力工無餘技役事首尾歷再時版重
並作觀堞堀興而近郊之甿初未嘗釋墮畝也始侯
之至詔奉計最朝十月報政之期甫半歲而贏或謂
是邦特侯假道休沐之地繕營之鉅者必姑存以須
後乃獨於入國阡陌未習之時驟舉力政百年之蹟
還於指顧邦人德其賜而樂其成請書勞於石抑不
知因事而功見已事而迹泯一壘培之緒業於侯何
有哉至於不以久暫易意眇然長慮於耳目之外以
無負於寄諉識此者蓋亦鮮矣遂書以誌台之君子

撫州新作浮橋記

撫之谿故無橋乾道初元知州事陳侯森始作浮梁
以通往來淳熙二年秋七月甚雨滂潦漂航斷笮無
一存者吾友趙景明適爲此州復新之以書請曰燁
試郡未幾而橋毀約已畜用不敢賦諸民造端以十
月戊寅告具以十一月丁丑部使者周侯嗣武實佐
其費而屬役於知臨川縣江霖橋東西相維其脩百
丈聯舟爲梁合五十有四艘願記其成以誌來者予
報之曰橋梁郡政之一也子不忍涉者之病政以時
舉亦庶乎長民者之心矣然城闔之近易察也水潦
之害易知也道路之謗譽易聞也至於不矚之地未

形之患弗能自達之呻吟慨嘆昔之君子惴惴焉惟此之畏子尚戒之哉蓋心不在民固負於師師父母之名慮不能周四封則亦無以亢一方之任所存者篤所綜者博其開塞建置繼此而講者則有次第矣是橋也特發政之始邦人將惟子之視焉無是心而有是政者否也有是心而無是政非制於上而不騁則壅於下而不流也撫去吾州且千里孰臨于上孰承子下吾皆不能知獨以橋役言之有部使者勸相飲助以啓厥功有縣令奔走服勞以集厥事以是而觀子之州上下之際輯矣爲子之所爲其何所憚亦何所譏乎邦人匪徒子之視將惟子之望且責也遂次其語以遺撫人俾立石水厓以俟

秀州陸宣公祠堂記

古者建學先聖先師各因其國之故國無其人然後合它國而釋奠焉由漢以來先聖先師之位雖定於一然郡邑先賢亦往往祠于學宮猶古意也唐史載陸宣公贄蘇州嘉興人石晉時吳越王元瓘奏以嘉興置秀州城東橋以宣公名者先老相傳公所生之地郡學故有公祠今郡守直顯謨閣呂侯正己復緝而新之維秀陪翼行都典治爲天下劇候獨置將迎

期會之煩表公以風厲多士其亦知本務矣初公事德宗入翰林為學士方禁旅四出伐叛公深以根本為慮論居重馭輕之勢至孰悉也未幾涇卒內訌迄如公憂奉天艱難之際雖號親近而志實不大紆職在書詔因得具著天子悔過罪己之意聞者流涕人心已離而復合以使事抵李懷光於立談頃拔李晟之軍已而平賊泚收長安獨晟軍是賴官守所及猶見一二已足以再造唐室苟帝以國聽焉其所成就何如哉起建中歷正元垂二十年離合從違之變繁矣確乎其不移溫乎其不對亶亶乎其不厭所積之

厚豈世所易窺耶晚節為相經世之業出之固有次第始建白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議輒見格然綱條本末具載於章奏者尚可覆也既聚忠州闔戶人不識其面專以方藥自娛蓋畏天命畏大人負罪引慝於幽間隱約之中其志念深矣雖德宗雄猜忌克猶勞問有加非公之忠敬有以發之邪彼謂避諂不著書殆知公之細者也秀維公里雋彥林立公之精緝列於鄉論者舊矣故於祠宇之成誦所聞以質其中否焉

泰州修桑子河堰記

淳熙元年夏六月泰州東部潮大上敗捍海堰詔州

與兩使者參治維堰初作於文正范公首起海陵尾
屬鹽城衡兩縣間百餘里及是半圯於水有司繕築
未幾以訖工聞獨蔡子河以南逕如臯境繚許氏莊
後皆文正規略所未及春百霖雨海汶暴興田廬冒
沒版籍日耗詔以諉令魏侯不以造端立始無前
撫可襲為憚慨然閩民病之不可宿凡土功之政令
與其具修悉蒐悉講發命以四年十月乙酉甫半月
堰成其袤三十有五里其示尋有三尺趾廣二丈四
尺積工一十有七萬郡人抑府門謹賀又走書蘄記
侯弗能禦皆史起引漳以觀鄴道谷西門約之遺

利杜預將橋大河或者以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
殆必難立二者之論胥失也斯民之生理無極而陵
陸川浸之執屢遷顛守陳迹者既不足與合變至於
因時建置雖由已出然前人仁心仁聞經啓區畫之
餘業蓋有以起之矣侯名以子遠見前輩習於群公
先正之源委一旦身履其迹而手賦其功宜所樂為
者用能先事不惑已事不訖以興泰人之長利以終
文正公之遺緒以助成明天子實邊之大計後之為
政者將於此乎攷侯名欽緒歷陽人涖役者海陵尉
朱棣督護者知如臯縣耿漢知海陵縣穆沂

白鹿洞書院記

淳熙六年南康軍秋雨不時高印之田告病郡守新安朱侯熹行眡陂塘並廬山而東得白鹿洞書院廢址慨然顧其僚曰是蓋唐李渤之隱居而太宗皇帝驛送九經俾生徒肄業之地也書院劫於南唐其事至鮮洩太宗於汎掃區宇日不暇給之際獎勵封殖如恐弗及規摹遠矣中興五十年釋老之宮圯于寇戎者斧斤之聲相聞各復其初獨此地變於榛莽過者太息庸非吾徒之耻哉郡雖貧薄顧不能築屋數楹上以宣布本朝崇建人文之大指下以續先賢之

風登於方來乎乃屬軍興教授揚君大瀉置子縣令王仲傑董其事又以書命某記其成某竊嘗聞之諸公長者國初斯足新脫五季鋒鏑之厄學者尚寡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閒曠以講授大師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為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祖宗尊右儒術分之官書命之祿秩錫之扁榜所以寵綏之者甚備當是時士皆上質實下新奇躬行義而不偷守訓故而不鑿雖學問之淵源統紀或未深究然甘受和白受采既有進德之地矣慶曆嘉祐之間豪傑並出講治益精至

于河南程氏橫渠張氏相與倡明正學然後三代孔
孟之教始終條理於是乎可考熙寧初明道先生在
朝建白學制教養考察實興之法綱條甚悉不幸王
氏之學方興其議遂格有志之士未嘗不嘆息於斯
時建炎再造典刑文憲浸還舊觀關洛緒言稍出於
世葉剪滅之餘晚進小生驟聞其語不知親師取友
以進求用力之實踐等陵節忽近慕遠未能闢程張
之門庭而先有王氏高自負聖之病如是洞之所傳
實道之者或鮮矣然則貢院之復豈苟云哉此邦之
士盡相與揖先儒淳固愨實之餘風服大學離經辨
志之始教由博而約自下而高以答揚熙陵開迪樂
育之大德則於賢侯之勸學斯無負矣至於考方志
紀人物亦有士者所當謹若李濟之之遺跡固不得
而略也侯於是役重民之勞賦功已狹率損其舊十
七八力不足而意則有餘矣興廢始末具於當塗縣
祥正所記者皆不書

重修釣臺記

由東陽江而下逕新定郡五十里得嚴陵瀨蓋東
嚴先生遯世不屈耕釣於富春山後人因以名其
也孫吳析富春為桐廬是瀨亦來屬焉顧野王與

志曰桐廬縣南有嚴子陵漁釣處石上平可坐十
名爲釣壇即今之釣臺也獨兩臺對峙野王所不
蓋亦猶言之耳明道二年范文正公自右司諫守
邦始築屋祠先生而爲之記瀨之旁白雲源乃重
人方處士故廬文正公之遊釣臺也嘗絕江訪其
蹟以其象寘祠之左文正公沒郡人思之遂脩舍
右坐焉歲祀浸遠此意弗嗣淳熙五年侍郎蕭公出
鎮道祠下慨然曰國家稽用唐武德舊典姓是州曰
嚴則先生之祠乃名教之首頽圯若是可乎顧急於
民瘼未暇也居二年政成化洽以餘力新之時某病
廢卧旁郡公以書見諉記其成固辭不可乃復於公
曰方王氏移國以光武之大志先生之高氣相與共
學夫豈區區呻吟佔畢之末哉漢官威儀既復薄海
內外臣子之責皆塞矣亦何必奮臂其間哉沒身丘
垤固先生之素尚也帝嗟焉有懷俾以形旁求於
天下得非在廷諸臣奉令承教之不給未有當帝
意者邪三聘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勉其相助為理
所以處先生者不薄矣匪徒屈萬乘之重為故人之
光寵也先生雖以巢由自命視一世若不足以挽之
觀與侯霸尺牘劓切之意見於言外豈於帝憮未

能忘邪浩然而歸使人主有終身瞻望不及之嘆施
及後世賓友耆俊遂為家法士之聞風興起者堅節
正操見危授命項背相望其有益人之國與朝夕獻
納雲臺之下者未知其孰多孰少也枝必類本響必
報聲使先生微有意於傲世立名一再傳之後且將
為西晉之清虛矣而東京之俗久而益勵名檢之外
綜理幹畧亦往往高出後世泝其流而尋其源則建
武之高節孰可訾邪至於節義之弊變為亢激特上
無建用皇極之君均調消息之爾非造端者之過也
後先生且千年文正公來主斯地祀典始舉曠百
世而相感者固自不常遇耶今公作牧復大葺祠宇
以續前人之緒繼自今以往泝沿下上者款門而心
開升堂而容肅風清樾濯寒泉哦山高水長之詩致
足樂也則公豈專為一邦勸哉祠之前則羊裘軒其
東則客星閣招隱堂岸江立表以識路繚山作亭以
待憩或葦或因面勢位置各有思致皆受成於公以
非大指所存故不詳列公名燧字照隣臨江人也主
其役者司戶參軍吳桂

序

戴衍字序

己丑之夏予將有餘不之役舟既戒謀休櫂息纜之
地篙師舉手東其指曰道雙溪三十里靈洞在焉盍
趣權以逋午暑予款其名久適與心會戚友尊釋蘄
共載者八九人舟尾炊未熟已就岸相與履巖燧閣
目隨步改大巧巨麗皆前人之所未品竣事念勝游
之不可虛也屬昭武李仲南大疏借來者里繫次其
齒識壁間吾友戴衍景杜班在八仲南倚筆請曰晞

古鄉賢著名字以示不忘固多前比然祁公言論風
旨猶相接若兼氏而書東行西行者或援避賢郵以
病靈洞壁則何如戴子瞿然謁予更其字予嘗讀易
矣需之既濟曰需于沙孔子象之曰衍在中也天下
之至險莫如水水與泥際而泥復與沙際繇沙望水
其險浸已遠矣履深淖而並驚瀾雖縱使疾驅且
不敢至於磧平如砥萬轡一馳獨能柅方奔之足於
險未迫之時夫豈徒哉是中非躁迫者所能駐舒徐
容與久在此而不前殆必博大廣衍綽有餘地者也
易象既言衍而踵以在意者將眎所居以占所養歟
在南曰橘在北曰枳失其所在則名去之心不在庸
莫之鄉而強以行自許疇諾之哉貌示間暇嗜利逞
欲以蹈大險如晉之行蓋辱其名矣洗此名之辱者
惟吾子是託故以在伯侑子名子其勉之母躁母迫
母厭淡泊無失子之真在則口是名於席筆是名於
牘俯仰皆無愧也子其勉之在伯志士也所自期者
遠甚故子不敢置孔子而言宅

洪無競字序

武川佛廟領於祠官者四十有二曰明招則予松楸
所託也率三歲科詔下邑士相與為曹依僧坊以專

肄習明招林麓闕邃樓研席其間者視旁寺為多雞
一鳴絃誦之聲與鍾梵交於戶庭日旰休帙岸巾或
履相追於松陰予時往參焉問以後進之秀或枚數
以對屈其指未三四而得洪褒然名予固私竊識之
它日童奴持謁入望其刺端若洪其姓者取而眎之
乃疇昔松陰所談者也予亟迎之門興俯醅酢博戲
淳靖雖中朝故家名子弟生長禮法中足未嘗涉外
聞者猶不能過焉出其文甚澤而暢充其科者也既
數面稍浹予試開之學洪子慨然有志浸喜從予游
語次顧視几上前日刺猶未漫因舉以諭洪子曰子
志古而科目是羨非名也蓋歸而謁諸親無何洪子
復於予曰吾親命以無競更故名而虛其字以待敢
請予歎曰群童相呼而趨果餌攫擊者既屬厭而袖
手者猶未沾齒自垂髫之時競者固已居其右矣束
髻而冠其競愈大喻指聲利之標而輩逐之退縮不
競者閭巷至相傳以為諱子之親獨取彼之所諱者
為子名意者患其囂競將還子於無求之地乎世路
日狹一有所求四向荆棘然尚有一途平寬廣博游之
無禁行之不窮驅馳疾徐惟意所適舉世莫與競子
往而求之孰禦焉敬以求仲副子名并序其語以問

發軔之期道逢策馬競進尤子之多求者其與俱來

李仲南集古錄序

觀物者必於其會銜水知天下之水堂下之陰知日月之行理則固然然未若廣川大陸會三光五岳之氣閭明闇晦轉轉降升一盪而盡陰陽舒慘之變也堊壘沉鼎頽跌仆碣布濩於莽蒼之濱餘款墜刻流落人間財以侑几案虞賓客而止耳自歐陽文忠公始合而輯之和者踵武靖康之後皆有錄無書吾友昭武李丙仲南父講肄論述之餘采擷哀積越二十有年而天下聞碑名蹟舉集其門起夏后氏竟五季訖錄千卷百世之消息滿虛斂然具見於細帙之上愈遠愈簡愈簡愈真天摹神畫不落雕斲太古之遺風可挹也文雖日縟體雖日備而渾灑之氣實行乎其間中三代之損益可知也下此則廣者狹者溥者濇者肆者拘者有萬不同蓋莫不與時偕也雖其摹群絕輩號為獨出一時反復觀之要亦不能出也書在六藝為末於其萃聚則有大者焉物之會其可觀也哉予嘗有幽憂之病曾次偏側往從仲南父引卷徐展嘉鼎之潤篆籀之光映發左右爽然神解竊意古人不必親相與言者殆如是固未易苟以玩物譬之也

其他如正曆紀定世繫刊疆域之誤定官制之舛存
容典之舊禪凡將之缺尚非一條在取之者如何耳
至於聚散之相尋也珍怪之無涯也晤賞之不可遂
而極也心思之不可囿而滯也仲南父則既知之矣

大事記序

司馬子長年表大事記蓋古策書遺法獲麟以上既
見於春秋經周敬王三十九年以下今采左氏傳歷
代史邵康節先生皇極經世司馬文正公稽古錄資
治通鑑目錄舉要曆輯而廣之意所未安參稽百氏
頗為增損書法視太史公所錄不盡用策書凡例云

起春秋後訖于五代分爲

若干

卷通釋

若干

卷解題

若干卷合

若干

卷

銘

陳同甫厲齋銘

參政周公名陳亮同甫之室曰中陳子事斯語而知其難更榜以厲厲也者所以用力而擇乎中也其友呂某爲之銘

泝流之舟挽之猶遲下坂之車掣之猶馳木火金水燥濕不齊有習有積有居有移亦能用力斲適厥宜凡此數者蓋陰乘之潛有所贅默有所虧是過不及察之甚微凜乎其嚴岌乎其危匪曰設戒理則如斯

不將不迎不留不處敬而無失大中之矩

陳同甫恕齋銘

實理難精實德難居實責難實病難除實知其難
於人則寬惟實惟寬惟恕之端天地變化草木蕃蕪
蹟厥實然可求其故陳子作齋侑坐有勒匪尚其通
亦尚其塞

贊

薛畏翁真贊

今衣冠古風節室如冰衾如鐵佩所聞穉暨耆見汲
公無愧色

從祖父楊帥真贊

兩鬢憂邊先白寸心為主常明申許衣冠盛事江淮

草木知名

申許一作汝穎

辭

潘自厚字辭

括蒼潘景憲叔度名其子自厚謀字於其友呂某某
復之曰冠而字周道也弁服未加而字是圖豫也後
世先禮而冠蓋有先冠而字者矣跡名考義莫協身
甫申之以辭俟講冠禮而用焉其辭曰

令月吉辰秩盥蠲尊乃加爾服諗厥本根繫人生厚
百世一原遷厚居薄夸毗嚚昏孰斬爾衢孰鍵爾門
反身而誠爾本爾存相彼狐貉大摯聿溫適服逖遺

義用不彰相彼羸羸大饗聿殮厚於小體跽弟躄昆
厚於大體堯牆舜藩衆萬錯陳旁薄昆侖何物非體
不合而渾身斯繹斯爾名式尊曰伯身甫永矢弗諉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六

六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七

題跋

書揚次淵之父所藏舊遊諸公手簡後

盛山十二詩前唱後和者長慶間皆集闕下敗楮瘴
墨奕奕頓有生氣今揚侯自放林壑間其眎韋閩州
老身廊廟未知孰得孰失而同帖四君皆發聞於時
嗣德有繼異時一笑相遇細數盛山詩軸中人必將
曰爾何曾比予於是

書校本伊川先生易傳後

伊川先生遺言見於世者獨易傳為成書傳摹浸舛

失其本真學者病之其舊所藏本出尹和靖先生家
標注皆和靖親筆近復得新安朱熹元晦所訂讎校
精甚遂合尹氏朱氏書與一二同志手自參定其同
異兩存之以待知者既又從小學家是正其文字雖
未敢謂無遺恨視諸本亦或庶幾焉會稽周汝能堯
夫鄮山樓鐫景山方職教東陽廼取刊諸學官

書薛畏翁訓飭孫詩後

元祐諸公以簡靖無求為家法畏翁親承其言論風
旨典刑肅然尚見於筆墨間以仲其敬承之

書趙路分行實後

無所歆羨而為善無所割艾而不為惡此天下之實
德君子也趙侯以諸王孫衣食縣官非縉紳名論所
能軒輊而至性馴行隆洽飭備蹈儒者之所難夫豈
有為為之哉自著作君以昌言冠大庭士大夫間稍
稍傳誦侯事世或謂侯隱德待其子而發是殆不然
侯之所以自致者如水必寒如火必熱政使名不出
家於侯何所加損乃若著作君之所立其資取培益
者雖博至於忠愛博篤之意隱然行於政事文學之
中有非師友所能預者其所從來遠矣論者則未之
見也處者易持出者難工馳騁當世萬變錯陳其視

前人之素風淳則凜凜乎真若奉槃水而涉春冰然則著作君之紀載豈徒顯揚為不朽計哉抑將沂洪源景高山晝誦夜思期無忝所生云尔

代宰臣虞允文恭書

皇帝御書崔寔政論一方

皇帝臨御之九年恩浹教孚方內順適小大之臣旣材諸位謹曰天下事今治宜勿復有為皇帝曰嘻是烏足究其極維予九年于茲夙寢晨興將篤我祖宗成烈凡奔走先後以就予事惟時公卿大夫而安習所見謂足以止其何以底于大寧於是數用治道不

進譙論一二大臣已乃親御宸翰於漢議郎崔寔政論幸賜臣允文若曰士俗流失使天下事格而不得為如崔寔所指臣允文當任其責去耳臣允文承受震悸自惟駑散幸以際遇待罪宰相日聞德音弗克以時風曉在庭俾論上旨而恬於積習節趨不立以仰頌雲章奎畫明示大訓使知今日急政所在其何以為報用三復寔言冀萬一服行少分以稱隆旨竊嘗究觀漢自安順以降天下蕩然無復典法一世賢者如揚震杜喬李固陳蕃諸人繼起為輔莫不欲整天綱正官邪以清四海然志卒不遂而禍辱隨之者

寔惟悠悠之談樂寬弛而着法制使當時國論靡有
所定此則寔之論所由興也而其大率不過以達權
救弊與俗士相上下若切切於數君子之見倚奪者
故司馬光論之曰漢法嚴矣而崔寔猶病其寬何哉
衰世之君率常庸凡愚庸之俗惟知姑息是以權倖
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
目前姦宄得志綱紀不立謂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
也光之言可謂盡寔之心矣以陛下天德地業皇帝
王之事惟所欲用顧於寔者焉獨有所求遂使匹夫
之遺言一旦煒然震發於昭回之間非聖哲獨觀有
以見天下之動孰知夫寔之有味其言哉然遭漢季
無復一君足望救時之敝亦安能使之純法八世致
理于時其曰參以霸政其心蓋有抑鬱而未之盡者
至所謂大定其本師五帝而式三王弃苟全之政蹈
稽古之蹤此陛下聖學之所緝熙在今日所當講明
特稷契之佐伊呂之輔曾未如卒章所云此則臣之
所甚懼也惟陛下選建其人必極于三五之隆而後
稅駕誠不勝老臣惓惓之義敢以宸翰鏤之樂石昭
垂訓戒於萬斯年為鄉方砥節之勸併昧死附見下
方去

書袁機仲國錄通鑑紀事本末後

通鑑紀事本末袁子所輯章首則揚子之筆也庚寅
辛卯之間袁揚風節隱然在兩學間予辱為僚相與
講肄蓋日有得焉憂患索居舊業湮廢袁子官旁郡
憫其孤陋乃以是書開予予慨然曰通鑑之行百年
矣綜理經緯學者鮮或知之習其讀而不識其綱則
所同病也今袁子掇其體大者區別終始使司馬公
之微旨自是可考躬其難而遺學者以易意亦篤矣
昔者司馬公與二劉氏范氏繙中祕外邸之書餘二
十年其定為二百九十四卷者蓋百取其一千取其
十也搢者猶難之若袁子之紀本末亦自其少年玩
繹參訂本之以經術驗之以世故廣之以四方賢士
大夫之議論而後部居條流較然易見矣豈一日之
積哉學者毋徒樂其易而深思其所以難則幾矣

題近思錄

近思錄既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說大氏非
始學者之事其竊嘗與聞次輯之意後出晚進於義
理之本原雖未密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槩則亦何
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
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具有科級

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纂集之指
若乃厭卑近而驚高遠躐等陵節流於空虛迄無所
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耶覽者宜詳之

書伯祖紫微翁外祖曾文清公所寄許子
禮吏部詩後

聞之諸父吏部去國退居臨川極意窮探前輩源委
以專殖經世又大之業善類皆屬心焉非獨以一時
與秦丞相同異為諒也且方沒而道始開有志之士
未嘗不歎息於斯因讀伯祖外祖詩卷輒附見于末

書伯祖紫微翁贈青溪先生子詩後

臨川耆舊汪謝饒皆出滎陽公之門德操既遁世不
耀無逸亦以布衣死志節稍見於世者獨青溪先生
而已紫微伯祖與青溪忘年交序引所述備矣後一
詩勉戒其子篤至嚴正真前輩丈人行語也

書焦伯強殿丞帖後

焦伯強先生之在穎歐陽文忠公為守先正獻公為
貳王公深父常公夷甫為州民伯強實為守客未幾
去文忠而依正獻又得我滎陽公兄弟為學徒一時
賓主師生之際盛矣其在家塾師道甚嚴律諸生事
事皆如節度滎陽公既壯徧游諸公長者之門多閱

天下之義理晚歲學成行尊顧獨惓惓於伯強曰吾所以不辱先訓蓋焦公力也伯強經行儒者皆知推先之獨記家世所傳如此

代宰臣史浩等恭書 御製秋日幸祕書省近體詩下方

臣等仰惟 皇帝陛下宵旰萬微身濟大業雕琢夸詡浮靡虛憍之習是抑是黜囿游池籞宴豫虞樂之奉是損是蠲居焉非本實不親動焉非法義不舉瞻茲三館乃儲藏典訓長育英畷之地自紹興清蹕下臨迄今三十有四年思欲懲俄刑丕彝以增光聖緒粵

九月辛酉朔詔有司戒期十有二日壬申幸祕書省受朝右文殿移御祕閣綉 光堯太上皇帝寶章以視羣臣既又修太平興國故事張宴右文酒五行罷越翼日癸酉內出御製詩賜臣浩以下昭回淵耀參賁圖書鴻大闕深匹休雅頌臣等下拜筮受相與齋被敷繹宸指蓋在昔聖人以開物之智立經陳紀通于萬世惟有道之主為能監世盈虛則象成憲立一王法是之謂稽古文武並用久長之術惟崇起經藝褒表儒學用能章明大誼馴服雄蕊俾咸知尊君親上茂集駿功是之謂右文國以人為輕重士氣之肆

拘信屈論世者必觀焉惟虛己忘勢然後羣獻輻湊
展布四體樂盡其心是之謂禮賢示大哉王言堯
舜禹湯文武之隆由此其選固非墨客槩人所得私
以為榮觀臣等昧死請勒諸琬琰貽諸億載與日月
雲漢同垂無極制曰可謹具著其語下方以風示寓
內德意志慮之所鄉云

書鹿鳴之五送謝光中題其後

長沙謝敬之光中以淳熙己亥十月來楚講學以明
年三月辭歸省親將別請言予病不能也諸友乃取
讀詩記小雅五篇共書以餽廿六行常棣之卒章曰是
究是圖曾其然乎敬之其勉之時方聞張荊州之赴
三復和平之句為之泫然

題伯祖紫微翁與曾信道手簡後

先君子嘗誨某曰吾家全盛時與江西諸賢特厚文
靖公與晏公戮力王室正獻公靜默自守名實加於
上下蓋自歐陽公發之平生交友如王荊公劉侍讀
曾舍人屈指不滿十雖中間以國論與荊公異同元
豐末守廣陵鍾山猶有書來甚惓惓且有絕江款君
齋之約會公召歸乃止已而自講筵還政路遂相元
祐二劉三孔曾子開黃魯直諸公皆公所甄叙也侍

講於荆公乃通家子弟李泰伯入汴亦嘗講經焉紹
聖後始與李君行游晚節居黨籍右丞以莞庫之祿
養親雖門可設爵雖然四方有志之士多不遠千里
從公謝無逸汪信民饒德操自臨川至奉几杖侍左
右如子姪退見右丞亦卑抑嚴事不敢用鈞敵之禮
舍人以長孫應接賓客三君一見折輩行爲忘年交
談賞篇什聞於天下是時吾家篋笥瑣碎僮僕能奉
諸名勝無不諳悉南渡以來此事便廢紹興初冠服
稍定舍人與諸父相扶携出桂嶺渴飲山泉訪舊遺蹟
死生慨然太息乃收聚故人子曾書卷與吾

兄弟共學親指畫孳孳不怠既又作詩勉之今集中
寄臨川聚學諸生數詩是也自秦氏專國風俗日益
隘陋吾几案間無江西書札久矣蓋江西人物之盛
衰觀人文者將於此乎攷而吾家江西賢士大夫之
踈密亦門戶興替之一驗也言畢復蹙然久之某再
拜識之不敢忘建昌曾信道文以學問識度爲舍人
伯祖所許不幸早世其子搏節夫復與某爲同年進
士而節夫外舅李夔州則某少所承事者也故雖未
得與節夫合堂同席而知其父子之賢爲詳病廢三
年不復知戶限外事今年春節夫以伯祖與信道文

尺牘墨本見遺反覆展玩不能去手顧諸弟曰吾家其猶庶幾乎今日真得江西書札矣因錄先君之語寄節夫且以交相厲云

書所定古周易十二篇後

漢興言易者六家獨費氏傳古文易而不立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然則真孔氏遺書也東京馬融鄭玄皆為費氏學其書始盛行今學官所立王弼易雖宗莊老其書固鄭氏書也費氏易在漢諸家中最近古最見排擯千載之後歸然獨存豈非天哉自

康成輔嗣合彖象入言於經學者遂不見古本近世嵩山晁氏編古周易將以復於其舊而其刊補離合之際覽者或以為未安其謹因晁氏書參考傳記復為十二篇篇目卷帙一以古為斷其說具於音訓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八

祭文

代倉部祭張魏公文

嗚呼鼎分三極中貫至誠扶世建俗經幽緯明明此
北面尤臣鴻弼侯臯侯夔侯旦侯奭前授後承皆原
於一降秦迄唐中間幾息旣極乃通是開魏公有遠
其傳有統其宗匪符匪節匪券而同厥初事親自誠
而孝基德寢門參騫是蹈肆其事君自誠而忠四朝
一心本始末終昔在建炎爲國馳騫蠡賊內訌將侵
天路廼義其旗馳囊走羽燭彼妖焰萬河並注掃除

黃道手扶日馭勾陳太微莫不順序始命樞極再命
台衡柄是文武內拊外征我雨我雷我霆爍起
蠶屯隨指而平區脫之首擅堯之渠威名所加矢戈
墮車既其無為里忻戶愉羣獻具來翼帝之圖孰柅
其成放迹江湖已貴不賤已豐不約零陵之居韋布
所愕披剝萬象獨全至樂身外鸞臺夢中麟閣戎馬
飲江奪公間燕巨轂高幢陪都是殿大人繼明登我
元臣爾袞爾鉞坯冶載新瞑目語難熊羆貔虎聞公
之升屯歌壘舞野耕肆商秀眉垂髫聞公之升連手
嬉遨北邊有興禡牙祭纛志之所期欲無遐徼挈與
地圖還之清廟炯炯丹衷日月所照帝閔公勞佚以
殊廷歛騎箕尾上比列星殄瘁之悲五方同聲某頃
以孱陋遠戍邊城敵情叵測民力弗勝條利畫病狂
言屢興朝扣暮應是獎是稱籌因權惠丘山猶輕几
几赤烏庶幾快覩未目德輝已耳凶計扁舟西還飛
旄南去隻鷄斗酒莫展情素公視死生猶旦與暮一
氣闔闢新新故故默友造物冒此下土我獨何為淚
落彫俎

代倉部祭曾文清公文

嗚呼道止壑之韻者身清而命未必厚鴻彝鼎之勛

者命厚而身未必清判兩塗而分鶩猶參商與渭涇
昔香山之退傳遺簪組而沉冥澹酬風而醉月陶至
樂於林壑蹇降命之多奇屢奕礪於頽齡若汾陽之
元老庇九族以咸寧驅總總而掃迹紛角羈而忘名
極二紀之豪華醉世味而未醒蓋挹其至清則厚福
不得而多取居其至厚則清趣不可以力爭惟文人
之所享合內外而俱亨選紫橐而却蒲輪頽然天放
者既專物外之樂道板輿而奉鳩杖驩然色養者又
擅區中之榮等之香山則無其慘戚權之汾陽則未
嘗滿盈全古人之未全曠二載其難并乘至全而反
真夫何憾於泉扃然而隊一世之師表奪四朝之典
刑涸洙泗之淵源絕風騷之統盟朋槩人與墨客胥
膏涕而失聲眇孤生之孱陋風受室於門庭輩子姪
以拊育迨衰髮之星星歸印綬以盡哀迫科法之見
繩傳壺觴而往酌淚隨河之東傾

代劉衢州祭趙忠簡公文

或云非太史作

惟公高風懿躡照映今昔下自管葛所在不數中遭
讒遂以卒於死下至行路為公出涕不三十年是非
一定中興名相一夔而已有來假守敢言尚德南望
楸梧去我百里官箴有常莫克敬告歸心典刑有如

卮酒

祭潘子臯文

嗚呼名場利區爵標勢的釋奔毫馳百年一日仁宅
義路道源性淵有能用力一日百年之子之才之識
之操萬里首涂遽以病告意長數短獲歎殖豐寸心
炯然恃此以終有親未報有弟未立有養未充有志
未畢合是數者屬之吾徒矢口而言言發不渝里門
相望伯仲叔季責以拊存亦孔之易道學之責喬嶽
高丘母或不勝重遺子羞

祭蔣從道文

嗚呼弁服之襜然弦歌之鏘然子游其間兮呻吟挾
策而纒然賈區之囂然怪珍之錯然子廬其間兮講
誦下帷而嗒然貌甚癯兮志則堅力既憊兮道方遭
出門軸折兮淪晝景於虞淵大塊噫兮化機旋森回
薄兮紛糾纏天壽不貳兮又奚怨猗朋遊兮昔蟬聯
交一臂兮失九泉跼傳觴兮江之壩暮山合兮橫蒼
煙

祭陳耀卿文

嗚呼菁菁藝圃羣植並區天壽豐悴一本萬殊以子
之年方苞方粵岷山導江適觀厥初病不復興嘆驚

吾徒游從之義具此俎壺

祭潘朝散文

嗚呼昔我見公子舍是階入拜於堂笑言懽哈時公謝客羶寒榻埃一見傾倒童僕驚猜亟問亟勞厚禮莫借我官旁郡音問踵來尺牘未報赴車告哀承問潛然亟走與臺潛德幽光孰發氛霾日薄事叢莫知所裁矧公視世澹兮寒灰萬鎰千箱振窮恤災棄而如遺况此也哉諸子之孝希參並柴必誠必信典訓罔乖禮門久闕自今其開

祭芮祭酒文

嗚呼耒耜耕壁未試苗畝飢者見之喜動眉鬚實之感人如鼓應桴見諸功用則皆其餘通都大達赴車相及匪戚匪姻越肥秦瘠獨公之喪交弔聚泣公微權勢人哉立培彼拳拳者果何為哉外屋三號萬事冰泮誰繫羅之至此不畔矧惟某等事公澤宮臨風一慟吾道其窮前日之祖今日之酹觴酒未酸俛仰千載

祭方季肅文

嗚呼我來自西訪舊聞車中褐藹然朋簪會歷數坐間獨子不至問所以然曰既長逝士方即學如鼓

作氣時不待人將駕已稅亭雞以黍寓哀一酌匪惟
子哀尚傲同志

祭于悅道文

嗚呼自子東書從予游於明招八年于茲矣每見每
進筆端津津如春木之向榮意其前涂蓋未艾也我
來自山而子死聞至折屐失聲猶幸風傳之或誤也
疇昔之夜子語我身名未立予固疑其色不舒亦以
爲是適然耳庸詎知一再旬之後乃大出於所憂之
外耶流光悠悠兩川東下命也奈何付此杯酒

祭滕文卿文

嗚呼大化流形浩浩不已人秀物靈動游植止別而
觀之各有終始統而觀之聚散同體羨生怛化咎在
私已苟公其身何憂何喜既全既歸吾事畢矣向問
子疾方論此理今歸子喪復申此旨所與俱來皆同
硯几挹觴一訣有淚如水

祭徐堯臣文

嗚呼薰風釣瀨鵠立紛如舟行一作解袂分江淮越吳
麗澤之會子復來居乃抄乃誦以窮朝晡牆隅筆塚
口角唾珠匪惟輩流間巷歎譽別去未幾沉痾不蘇
時我遣酌午陰庭梧釣瀨之風薰兮若初死生離合

千古一吁

祭潘昭叔文

嗚呼一車以北一車以南是小聚散折柳江潭昭昭白日杳杳厚夜是大聚散影沈聲謝凡我同社且百且千聚散之變如機之旋既開其始則哀其終觴豆雖薄此意不窮

祭徐宗卿文

嗚呼子於輩流號為端靖見我於嚴厥問日振加之數年道戰將勝何辜於天乃中絕命遣此一卮千載之贖

祭魯秀才文

嗚呼天下達道友居一焉死喪之感古誼所先昔在嚴陵四合誦弦如未望月如方至川我封我植細大不捐付之歲晏千雲參天子於其間獨不永年堂襲墓紼道阻且遭醑以見情齋規則然

祭詹子齊文

嗚呼入事父兄出事公卿視之至近居然高深昔在講席聽者如林子於是時奉持兢兢既踐子職亦祇官箴地中生木順德日升天則奪之疾疾相乘涉春夏秋泯不呻吟胡不呻吟恐憂其親惜哉此士哀哉

此心風雨寒窻魄奠之情

祭邢邦傑文

嗚呼越絕之區學者方興一門孝友舊推諸邢內外
交映輝輝嚶嚶人之可願於子而并猗左提而右挈
紛前導而後承實霜電於夫官陽以此樂而莫能喟予
感於傷弓駭弦音於鵲鴉响四近憂其未愁集遐感而
相仍理鏡湖之桂揖踐前世詔於歲更訪舊聞於故老
采新益於友朋愴獨逢於_中竹氏同此哀於折肱

祭汪端明文

嗚呼開之大者若將有履_血聚之粹者其不徒生猗衆
萬之弗齊公取數其獨羸培之以嶽鎮之渾厚淪之
以澗壑之清明其任重則軼材絕識不能足其志其
道遠則貴名顯仕不能留其行既予其資又乘其會
蓋南渡羣賢皆在之時而北方餘論未衰之際款門
牆而徧歷躋堂與而獨詣合諸老之規摹而融其異
同總一代之統紀而搯其精粹更侍從於兩朝凜大
節之弗渝慮先根本則或以爲緩動据憲章則或以
爲拘奮發陳義則或以尤其亟彌綸藏用則或咎其徐
少而論_和既不詭隨於小人之黨晚而議戰復不苟
同於君子之徒雖婁起而婁仆守常度而自如外辱

衛於翰藩亦大體之。識明振毫末而終出於恕智兼僚案而各付以職外視高雅而中實密察外視寬舒而中實肅給填拊經遠不求歲月之効悃愃務實不事耳目之飾雖權脅而勢搖迄歸然而山立晚進後出自相長雄廣坐衆席舊人罕逢大雅之音尚聞於公學則正統文則正宗樂易平曠前輩之風崇深簡重前輩之容士駭未日允或姍或攻以身存法獨殿其衝典刑不濇繫公之功嗚呼進退有義弛張有時其用其捨我不敢知至於濩落叢祠之秩所取者甚狹荒寒蕭寺之居所處者甚卑假十數年之壽考作

二三子之指歸共簞瓢之淡泊緝簡編之闕遺於造物其何費乃一夕而奪之然則開之大者竟復何意聚之粹者蓋亦胡為瞻天運之鴻濛非小夫之所闕譎蒼曼而上愬則匪公之素期嗚呼繼自今以往鎮定大事顧盼繫輕重者不復嗣矣勇建大論呼吸判成敗者不復聞矣百年未明之心迹不復究其實矣羣籍未辨之真贗不復審其是矣斯文將安所寄而斯民將安所後矣某佩鞶趨隅木行兩周錄其世舊教育綢繆肝膈洞照泯然相投大何理之不講細何事之不誣幸二邦之接眇謂卒業之可疇聞馨歆其

未幾忽赴車之停輶亟宿春而聽役淚淋浪而莫收
烟話言之如在策蹇步而敢媮蠲此心而明薦夫何
有乎醪羞

祭張季清文

嗚呼游於師友之間斂然自持豈其無人舍業而歸
耳目改前移養鑠奪不失其初心者蓋或寡矣子之
在吾門侃侃和飭執經不怠於是時猶未知其爲獨
異也自我不見于今五年有來自西者皆道子於兄
弟無違言於里閭無違行安常謹禮不受變於俗吾
方喜於得子迨此暇日將過子之廬而子則死矣嗚
呼庠序之籍日增而務實之士不加益一觴之慟豈
獨故舊之情而已哉

祭邢邦用文

嗚呼子之於學篤矣質性淳固可謂有學之資兄弟
雍和可謂有學之地壻于德門左右觀法則既知學
之實游於四方師友講論則益知學之方小試曹掾
素懷得伸若使其信學之堅還歸鄉閭儒風方起若
多其共學之助天之相子者何其多邪青菑狎至哭
其二季未已而身從之奪之者又何其驟也大時不
齊消息盈虛之理子其聞之矣全而歸之於子何憾

一觴之慟蓋故舊之義姍戚之情所不能已也日者
邦傑之喪其奠辭蓋曰將見仲氏而致此哀焉庸詎
知未及見子而復哀子耶嗚呼哀哉

祭林宗丞文

嗚呼昔我伯祖西垣公躬受中原文獻之傳載而之
南裴回顧瞻未得所付踰領入閩而先生與二李伯
仲寔來一見意合遂定師生之分於是嵩洛關輔諸
儒之源流靡不講慶曆元祐羣叟之本末靡不咨以
廣大為心而陋專門之暖姝以踐履為實而刊繁
之枝葉致嚴乎辭受出處而欲其明白無玷致察

邪正是非而欲其豪髮不差昕夕函丈聞無不信信
無不行前望聖賢大路九軌自詭以必可至三歲一
詔士子莫重焉先生方上名於春官慨然惜會合之
難而緒業之未竟也亟改轅解鞅而輟行其視內外
輕重之分可謂審矣里居之良若方若陸旁郡之士
老一作若胡若劉更唱迭和於寂寞之濱韜積滄蓄固
未有捨所為為人意也未幾聲光四出而不可遏州

黨推擇居東面之席踵門請起至再至三不得已而
臨之長樂之士知鄉大學知尊前輩知宗正論則皆
先生與二李公之力焉嗚呼西垣公既不及公道之

開而二李亦皆以布衣死獨先生甫入東觀若將有
爲而病輒隨之中原諸老之規模迄不得再白於世
其用捨必有所繫矣嗚呼心迹之判固非達者之論
區區專信耳目而量君子之用心則亦有六謬不然
者先生所遇多迂少合意雖可尋而事不大見中雖
無媿而外不及知悠悠斯世識此心者幾何人哉嗚
呼先生之卧家左支廢右支緩手不能指授口不能
劇談若無與乎世道之升降抑不知百圍之木顛童
立枯猶足爲丘樊之鎮一旦仆地則意象衰落無復
故國之遺矣嗚呼痛哉某未冠綴弟子之末行期待
之厚獨出於千百人之右顧謏薄安所取此實惟我
西垣公之故施及其後人培植蒞蒞焉如農夫
之望歲也齒髮日衰業弗加脩愚不自惜大懼先生
之功力爲虛施每覩然慙惕然恐也聞先生之喪念
以辭侑奠而思慮不專條晉靡究筆屢下而復柅也
既半歲矣而所言者乃止於是蓋至善難名至痛無
文而迄不能成章也先生之存音問雖闕踈舉首南
望猶有虞焉今遽撤其所畏幾何而不爲小人之歸
也惟當與二三子尊所聞行所知使先生未伸之志
猶有考也嗚呼哀哉



原件短缺

祭張荊州文

昔者某以郡文學事公於嚴陵聲同氣合莫逆無間自是以來一紀之間面講書請區區一得之慮有時自以爲過公矣及聞公之論綱舉領挈明白嚴正無繳繞回互激發偏倚之病然後釋然心悅爽然自失邈然始知其不可及此某所以願終身事公而不去者也某天資澁訥交際酬酢心所欲言只或不能發明獨與公合堂同席之際傾倒肺肝無所留藏意所未安辭氣勁切反類世之強直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夫豈士爲知己盡自應爾歟我行天下愛而忘其爲人後者爲之子禮也鄱陽府君無後今順考經訓參稽族屬以再從叔五十九通判位次子某爲後練日之書祇見於廟敢告

爲人後者爲之子禮也惟我叔父奠祀之主于今十年是用欽承遺意肅若舊典簡稽族屬以再從叔五十九通判位次子某爲後練日祇見敢告



國

